



当AI闯进诗人的世界



2024年8月，“青春诗刊”在苏州举办活动，单磊（左一）和诗友合影留念。

受访者供图

收到AI作品投稿后，“青春诗刊”公众号负责人单磊的第一反应是生气。

近5年，他每年举办新春主题诗歌征稿活动，从最开始的没名气、没来稿，到现在能收到近300篇线上投稿，单磊刚开始高兴，AI写的诗就来了。

起初，单磊等8人组成的编辑运营团队没人注意到，投稿中混入了约三分之一的AI作品，一些稿件已经在公众号刊发了。后来，大模型DeepSeek突然火了，单磊发现，今年春节假期社交媒体上AI写的诗多了起来，发布者会在诗的结尾署名，一些诗友群里，也开始讨论AI写诗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创刊68年的《诗刊》，副主编霍俊明也收到了AI作品投稿。元宵节过去没几天，“青春诗刊”的一位编辑覃子芸在投稿邮箱里发现了一首疑似AI写的诗。

这首名为《车轮切片》的诗分为10组，前5节的开头分别是：铁轨把年份切成两段、蒸汽在玻璃写下象形文字、父亲用冻僵的指节丈量门框、红色碎屑是时间的尸骸、瓜子壳在瓷盘堆成曲折图像。

覃子芸称之为“机械风”——意象堆砌却没有情感。编辑共同决定，要把这次新春主题征稿收到的作品重新审核一遍。

覃子芸负责一审。筛查完近300篇稿件后，她发现，在一些作品中，有些词语反复出现，比如“齿轮”“褶皱”“指纹”，再比如“琥珀”，她举例说：

齿轮在暗处咬合，咬出时间/油污的褶皱里，秒针正从伤口/分娩出锈迹《钟表解剖学》

石头的年轮里游出青苔/像袖口蔓延的刺绣《河是水的衣裳》

当春水淋漓遗忘的褶皱/青瓷碗盛住整个黄昏/你低眉的刹那，所有/悬而未落的都开始生根《春生》

她还发现，这些诗的写作结构也有些相似，不少作品开头都是“什么时间在做什么事”，还常用数字，一首诗诗看下来，她“嗅”到一股相似的AI味儿，比如：

父亲把烟斗磕进暮色时/我正在写字楼的电梯里《指纹里的光》

候鸟的尾羽扫过车床时/我正在校准生锈的齿轮《世界赠予的》

春天解下冰的纽扣时/月光在芦苇丛中纺线《河是水的衣裳》

覃子芸把“嫌疑诗”发到公众号内容编辑群，再次进行审核讨论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讨论AI写的诗和真人写的有什么不同，有人说之前没研究过这个问题，“怎么才能找出AI诗”；有人称遇上熟人投稿，标注“原创首发”，结果怎么看都像AI写的，“实在不好意思开口问”；还有人在编辑群里评论，“AI写得不错”。

为了找出AI作品，编辑们逐字逐句分析。拥有相似意象的诗被重点甄别，流畅度和情感表达被反复审视。

一看见“车轮”，编辑吴双琴就会警觉起来，她发现，一连好几首诗都用了这个意象，后来她自己写作时都“下意识要

避开这个词”。

单磊坦言，不排除会出现误判的情况，只能尽可能把概率降到最低，他的态度是，“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”。

2月20日，由单磊执笔，“青春诗刊”公众号推送了一篇“曝光文”。文中写道，将AI创作（洗稿、合成）的作品署上大名投稿有辱斯文，“和盗窃没有区别”。为了不给当事人工作生活造成影响，在公开作诗时，编辑隐去了作者姓名。

看了文章后，有人评论，历史的车轮不会倒着走，“AI写作的潮流不能阻挡”；有人认为，用AI写诗属于抄袭，“不太道德”；有人评论，“AI写诗是真好用”，建议“开一个AI作品版块”；也有读者讨论，AI参与创作的作品，版权到底属于谁。

在“青春诗刊”运营团队的眼中，诗歌是“纯洁的、神圣的”，他们不能容忍公众中出现AI写的诗。

单磊小时候就喜欢读诗，少年时期开始读海子、席慕蓉、汪国真的作品。2000年，21岁的单磊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。班上喜欢诗歌的同学常聚在一起聊天。21世纪初，互联网还是新生事物，他有空就上网搜索诗歌论坛，结识了不少诗友，买一张车票就去对方的学校见面交流。

那时，他给各种诗歌刊物投稿，几乎都石沉大海，一度失去信心。2004年，他开始帮助“青春诗刊”创始人思宇运营文学论坛的诗歌板块和电子邮箱。单磊曾在自己创作的诗歌《思想的鱼》中写道，“穿过记忆的河，一条鱼在浅水里盲目地游，思想犹如一道坚固的门，灵动的心在流水中

挣扎，欲望同水草般一起疯长”。他将自己比作这条鱼，书写自身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冲突和迷惘。

此后的15年间，单磊从江苏回到老家安徽，成了一所县城中学的语文教师。再后来，他结婚生子，工作和家庭的压力倏忽而至。偶尔他也能听到消息，之前的同学，有的生活在广州、成了畅销书作家，有的和作家苏童做邻居。再后来，同学的消息少了。单磊的诗歌梦也淡了，大约有10年，他不再写诗。

2019年，网络论坛已不是年轻人扎堆的地方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单磊听友田家说，“青春诗刊”不再更新是他多年来的遗憾，建议单磊开个公众号“搞文学”。

此时，思宇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他不知道公众号怎么做，但他赞许这些后辈，“想法挺好，我支持你们”。

就这样，中年人单磊按照网上的教程注册了账号，不会排版，就复制别人的模板，再把文字改一改。公众号的编辑团队只有4个人，除了单磊和田家，另外两人是单磊的大学同学，只是过来“撑场面”。

公众号建起来后“实在太可怜了”，根本没有人投稿，点了关注的都是编辑的朋友、同事、家人。在网络贴吧里宣传，效果也不好。没有稿子，下班后单磊就坐在电脑前，把过去“青春诗刊”的作品挑一批发出来。

粉丝涨到500人的时候，单磊觉得“太幸福了”；粉丝慢慢到了1000人，他特别高兴；如今有1.3万人关注了公众号，诗友群也建起来了。单磊觉得，“一路走来实在太

不容易”。

吴双琴和单磊是同龄人，也是一名教师。她告诉记者，她太能理解这种不容易，“老师的工作压力本来就大”，而运营公众号则是“有事都得找单磊”。

吴双琴说，“青春诗刊”公众号的编辑身处各地，都有本职工作。她在湖北教书，编辑小山在贵州当医生，覃子芸在广西工作，大家没见过面，春节“视频拜年”，这么多年来一起办公众号，只是为了“给真正热爱写作、愿意写作的人一个展示的平台”。

2022年，收到的稿子越来越多，“青春诗刊”开始招募编辑，覃子芸第一时间报了名。那时她刚刚25岁，从护理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广西一家月子中心工作，虽然喜欢诗歌，但找不到一个“组织”。她没想到的是，投稿给“青春诗刊”举办的诗歌赛后，获了优秀奖，单磊还邀请她进入诗友群。看到单磊说忙不过来，要招编辑，明知没有酬劳，她还是向单磊自荐。通过线上的编辑群，她和大家讨论诗歌的意象、主题、构造，“学到了很多”。

在她眼中，单磊对待诗歌认真负责，“不喜欢开玩笑”，经常聊“多开栏目”的可能性。单磊特意请来擅长朗诵的诗友，在公众号开设“为你读诗”栏目，播放配乐诗朗诵的视频。

2024年，“青春诗刊”在江苏苏州举办活动。覃子芸特意请了假，从广西玉林出发，她先坐火车到上海，再坐高铁去苏州，花了一天一夜，一路上激动又紧张。

27岁的覃子芸是这次聚会里最年轻的一个，从小在农村长大，没上过大学，一直渴望能找到校园的感觉，在“青春诗刊”，她从实习编辑做起，空闲的时候就读诗，认识了很多老师，这次终于要见面。

编辑和诗友从各地汇集到苏州。孙莉从安徽阜阳赶来，她记得，有个80多岁的老诗友从广州赶来，还有一位定居香港的诗友，特意赶到苏州，见到大家，孙莉觉得“很感动”。他们穿上印有“青春诗刊”的文化衫，还特意准备了红色的纪念条幅。

8月的苏州，空气中翻涌着热浪，拙政园的荷花迎来盛花期，满园游人不会注意到这支10多人的小团体。

见面后，覃子芸和大家合照、交谈，还收到他们送的诗集，对她来说，“那是很特别的一天”。在交流会上，单磊提起，“青春诗刊”扶持、包容、鼓励年轻人，是“众多诗人致敬与回忆青春的情感寄托”。

事实上，参与这次聚会的没几个年轻人。单磊能明显感受到，大学生在群里“不说话”，不如年长的诗友活跃。编辑为很多大学生改过稿，公众号也介绍过高校的诗歌社团，但有的大学生诗人，后来在更高层次的刊物上发表作品，就不再提起曾登上“青春诗刊”的经历了。

投稿者也和从前不一样了，有人加上单磊的微信，开头就问，“选上了给什么东西”，然后发来一连串明显是用AI创作的作品，大多数时候温和、镇定的语文教师单磊忍不住骂了脏话。编辑发现，今年春节投稿，交AI作品的大多是“新来的”。单磊猜测，AI减少了创作的成本，很多人用AI生

成作品后再广泛投稿，“规则是不允许一稿多投，但也没办法制止”。

不少诗友同样为此感到愤慨，任嘲我就是其中之一。加入诗友群后，他很少说话，但这次关于AI创作的讨论，他格外在意。他说，过去面对父亲的不理解，他写诗；追求妻子时，他写诗；在打工漂泊无力时，他写诗。在他看来，AI写得再好，“也只是机器”，他相信写诗是自我情感的抒发和人生体验的表达，机器“永远无法替代”，写诗也不应该“假手于机器”。

“如果个人的情感让机器抒发，相当于我想锻炼身体，让别人帮忙跑步，完全达不到锻炼身体的效果。”他认为，AI写得再好也和他没有关系，即使有一天AI的文学创作被大家接受，他也认为“AI不是原创者”。

在单磊看来，“人有体温，AI没有”，人类写诗和AI写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拥有丰富的情感，能够感知喜怒哀乐，具有主观体验。“AI不具备真正的情感，它可以模拟情感反应，但这些反应是基于算法和数据，而非真实的感受”。

吴双琴同样这样认为，她看过一句话，说是在人写作时是为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流泪，但AI模仿的是别人流过的眼泪，“它不会流自己的眼泪”。

在曝光AI作品的文童里，单磊写道：“文学作品是人类独立思考后也是最终的底线，文学领域《尤其诗歌》。单磊将这首诗也用公众号刊发，感谢这位作者“直面自己的勇气”。

不过，现实情况早就超出编辑们的控制，单磊说，如今，文学创作对AI作品“缺乏尺度和限度”，未来仍是一个未知数。他做的，只是尽可能守护他们这个诗歌爱好者小圈子的“纯洁”。

3月31日一早，单磊询问一位作者为何用AI创作的作品投稿，收到的回复是“我看现在好多人都用这个”，想做一个测试，看编辑能不能发现。

这一次，单磊更生气了。

不久前，作家“童话大王”郑渊洁对媒体提到AI的创作能力，他曾让AI模仿自己的风格写一篇文章，设定好人物、场景、字数后，AI只用了4秒就完成了。看完之后，他承认自己写不过AI。在采访中，郑渊洁说，“作家是一定会被取代的”。但他又说，“我的想法是我们去做AI干不出来的事，那就是时代的赢家。AI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想象力，它无法进行创造性劳动”。

这种“创造性”对写诗的人和读诗的人来说都很重要。比如，任嘲我还记得，刚认识妻子时，两人因手头不太宽裕，一聊起来就心事重重。有一次，这对情侣手机欠费，十多天没能通电话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任嘲我把思念写成了诗歌《想你》：

请原谅我，不能打电话给你，只能把思念当成秘密，藏在温柔的月光里。

（受访者要求，思宇、小山、任嘲我为化名）

的身影。她将父亲带她散步的日常和一家三口养蚕的趣事画成漫画，取名《我的宝箱》。父亲的诗，也激发了吴大凡的想象力。她为父亲诗作《往事的小羊》画的插图是一个男孩托着腮，羊群在他的头顶上吃草，旁边还有三棵大树和戴着帽子的牧羊人。

画画成了吴大凡探索世界后带回家的礼物。吴兵夫妇很少出门，但通过女儿的分享，他们知道了冰岛、好萊坞、委内瑞拉瀑布，学会了做日本传统食品寿司，看过美国经典电影《楚门的世界》，还喜欢上了访谈节目《圆桌派》的主持人窦文涛。

“我希望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能找到真正想做的事，这很重要，什么时候开始做都不晚。”王琴用画笔和拼贴将吴大凡送给她的手账本填满后，在本子的最后一页，画了一个戴着帽子、穿着休闲裙的女郎，并写上了这句话。

现在，王琴每天都要在绘画和做拼贴的时间里享受一会儿，她要一直画，一直做，直到像吴兵那样，做到没法再做了。

2022年年底，吴兵突然觉得视力下降得厉害，此前一天他还在画画，结果到医院就确诊为青光眼，医生说要做好长期的准备。“看不见了，怎么办？”吴兵有些害怕，身体和眼睛的不适也刚好心烦意乱。

那时，吴大凡正好辞职在家，为了让父亲在失明前看看风景，她特意买了一辆二手车，载着父亲去旅行，看沙漠、湖泊、江河……在旅途中，吴兵不断安慰自己：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。

旅行持续了半年，直到2023年夏天，吴兵彻底看不见了。

面对黑暗，他表现得很快，在人生的前50年，他不知道“欣赏自己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但和女儿、妻子一起画画写诗后，他开始喜欢自己做的事。

“看不见，就当另一种人生体验了。”吴兵说。失明后，他经常听书、打坐、冥想，偶尔女儿念他创作的诗，他会感慨：“这是我写的吗？写得这么好呀。”

他记得最牢的是一首10年前写的诗，女儿给他画上插画后起名为《老人的菜园》：“有个最老的老人/叫世界/他建了个菜园子/叫宇宙。他栽了一棵桃/叫天/他种了一棵金黄的瓜/叫太阳/他培养了一朵花/叫月亮。他还是在菜园子中/种了很多黄豆和芝麻/他还是在天上的群星。”

为了灌溉他的菜园子/他制造了一条河/叫银河。最后他种了棵土豆/叫地球。”

她用诗和画“养育”父母

她用诗和画“养育”父母

2023年，吴兵患上了青光眼，他面前内蒙古金色的秋天渐渐被“涂”黑。但想到还能和妻子、女儿一起写诗、画画，这个66岁的男人感觉还能看到世间万物。

因为身体残疾，吴兵没到50岁就退休了，妻子王琴为了照顾他和女儿，当了半辈子的家庭主妇。2011年，他们的儿女吴大凡考入内蒙古大学，读动画专业，第二年，她开始带着父母画画、写诗、做服装设计。三口人位于巴彦淖尔的家变了，饭桌成了画架，客厅是工作室，白墙装饰得五颜六色。

如今，说起过去10多年的生活，吴兵认为是女儿的开导，让他找回了热爱东西。

在他家墙上，一只钴蓝色的鸟微微张开翅膀，在粉红的草地上双脚腾空，一边奔跑，一边回头看。这幅画的落款处写着，“吴兵 2022.7.25 进攻时间到，胜利，感觉舒服，早上好”。

患上小儿麻痹后遗症影响，60多年来，吴兵的一条腿肌肉萎缩，走路一瘸一拐，视线忽高忽低，几时，他在学校里没有朋友，父母害怕他孤单，给他找了个美术老师。自己的女儿会拿笔时，吴兵照着老师的样子，教女儿勾勒花瓶、树木和房屋的轮廓。直到女儿上了中学，学业繁重，吴兵也很少画画了。

他高考失利，也没当上教师，退休前在学校图书馆做管理员。他喜欢写作，曾把文章和长诗投给杂志社，最后也没有发表。

吴兵的妻子王琴结婚前开着一间理发室，她手艺好，生意不错。后来，为了照顾残疾的丈夫和体弱的女儿，王琴关了店，每天买菜做饭、做家务。她还是那个爱美的女人，路上偶尔看见被风吹落的花和树叶，她会拾回家，插在矿泉水瓶里。她从市场淘回便宜的衣服、丝巾、帽子，和女儿玩服装搭配和模特走秀的游戏。

在吴大凡看来，父亲和母亲都是有些艺术天赋的人。放假回家，她拉着父亲去路边写生，鼓励母亲用生活中的素材去设计服装。

吴兵重新找到绘画的乐趣，女儿回校，他就一个人去写生，每天画一幅，直到把家附近的角落画了个遍，再骑车去更远的地方画。在巴彦淖尔住了10多年，吴兵这才

开始走到城市周边，记录郊野风光。

他追求画得像，按照小时候学过的规范，小心翼翼地勾勒线条。吴大凡告诉他，“画错了就对了”“画得不像反而是你的优势”。她给父亲看儿童绘本，指着《失落的一角》内页不完整的圆对父亲说：“你看，这也是画。”

后来，吴兵笔下的树有了手和脸；粉色跑到了狮子身上、长颈鹿散发着荧绿色的光……童年回忆也被吴兵用画笔再现：一个男人将彩虹“穿”在身上，驾着一匹粉色的骏马，画面里还有花花绿绿的飞机、坦克。

打破绘画的条条框框后，吴兵才意识到，画画就是表现自己”。快60岁的他，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。

一家人对着青少年绘画电视教学片一起画画。吴大凡发现，母亲进步了。小区楼房视野逼仄，但她把路边看到的花、屋檐下落脚的鸟、《动物世界》节目画面、向往的农田生活画下来，贴上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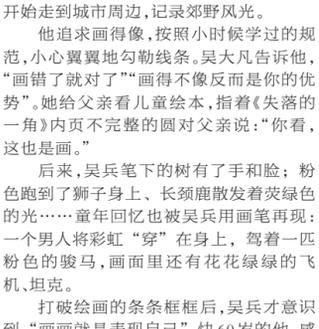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家里用不完的保鲜膜纸芯、洗衣液的瓶子都被王琴画上了涂鸦。王琴说，只要笔触碰到纸，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线条，脑海里酝酿了几十年的画面，好像电视连续剧一样，一幅接着一幅延伸。

偶然的一次，吴大凡在家里用纸片拼贴出服装设计，王琴看到后一连说了五个“好”，后来，吴大凡不再做了，但她每次回家，都能在家里的墙上、桌上发现新的时髦“女郎”。

王琴总算找到了她热爱的东西，除了设计服装，她还画沙丘、田园。2017年，她和丈夫搬到巴彦淖尔的农郊居住，她白天在地里劳作，晚上画画，做拼贴设计。

他们的那座外观不起眼的乡野农舍，俨然成了一间艺术工作室。一个天气不错的中午，王琴养的珍珠鸡溜进室内，在地板上留下一根闪闪发亮的黑色羽毛。

留下第一印象后，母亲穿一些宽松的、方便干农活的“破衣服”，但她会用心搭配帽子、围巾等饰品，“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”。住在农舍的王琴用报纸、传单、商标吊牌、牙膏盒给小纸人打扮，她总幻想，它们穿着她设计的服装在



2023年，吴兵房间墙上贴满他的作品。



吴大凡给父亲创作的诗歌配上插画。 受访者供图



王琴绘制的时装图样。 受访者供图



吴大凡给父亲创作的诗歌配上插画。 受访者供图



吴大凡给父亲创作的诗歌配上插画。 受访者供图



王琴绘制的时装图样。 受访者供图